

◎城市笔记

水

老刘推门到家,客厅一角让他不禁皱起眉头。

老刘家客厅面积有限,二十多箱纯净水堆起来,让他感觉这家咋像个小卖部仓库。喊刘嫂,刘嫂满面笑容从房间走出来。“瞧瞧!屋里有水,心中不慌。昨晚微信都传开了,说最近洪涝,城市两座水厂都淹了,自来水要断水了。”

“不还有一座水厂在供水么?”老刘说道。

“不管用,城市这么大,那座老水厂供不过来。再说这雨下的,被淹的水厂等水退还有时,这夏天没水喝怎么办?你这当家的,成天就在单位忙,家里缺水你也不管。”刘嫂说着有些怪罪起来。

“城市缺水?这是民生,尤其是在这时期。”老刘摇摇头。

“你知道么,各大超市水都抢光了。我这在闺蜜的商贸公司紧急调的,她们商贸存水都卖空了。”刘嫂拧开水龙头,那水细得没筷子粗。“你看看,这快断水了。”刘嫂张罗着,把家里所有盆罐水桶都接满水,老刘感觉下脚地方都快没了。

老刘烦乱着,外面下着大雨,家里到处都是水桶水盆,还有那堆在客厅的纯净水。刘嫂在微信里和张姐李妹还在嚷嚷着,你家备水没?

突然,敲门声。闺女回来了,见屋里场景,惊呼到,“爸!我家咋了?”老刘感觉整个人都被水洗透,家里那个乱啊!

接下来几天,供水正常,每天都有,只不过相比往日流量稍微小点。水厂通告说,特殊时期,低压供水,保证居民日常。

老刘一回家,那堆纯净水怎么看都扎眼,和刘嫂理论几句,终于在晚餐后吵起来了。“你看自己,备酱油,备食盐,备板蓝根,现在还有备水,将来还要备什么?”刘嫂脸红着,一赌气推了饭碗,跑到卧室里伤心起来。

老刘坐在客厅沙发,看着挤满的纯净水,满脸压抑,不想说话。他猛然站起来,拧开一瓶纯净水,咕咚咕咚,一气喝完。“喝!咱们都喝,喝完就安宁了。”闺女站在自己房间门口,看着父母举动,“吵什么呢?至于么!”

这日,老刘下班走到楼下准备按电梯,忽然想起客厅那堆纯净水就烦。在电梯口转了一圈,硬着头皮上楼了。

推门进屋,客厅一角空荡荡,纯净水呢?老刘不禁疑惑起来。喊刘嫂,刘嫂白了他一眼不吱声。“你退了?”刘嫂在厨房忙着炒菜,没搭理刘哥。

敲门声,闺女回来了。“你妈把这些纯净水弄哪去了?”闺女洗手洗脸,在餐桌坐定,捧着饭碗。“水都捐了!”“捐了?捐给谁了?”老刘

疑问道。

闺女望着老刘,“最近本姑娘加入了城市防洪志愿者,我把这批水带到现场以你们名义捐了。”老刘听完一怔,立刻笑起来。“呵呵,这好,有爱心,来来,你和你妈多吃点菜!”

文/杨钧

◎闲看简说

天上掉下个俏猫咪

老公公司里的孕妇猫咪分娩了。这个机灵秀气的气质美猫还真是能干,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的,身材还挺苗条,肚子里居然能揣下六个宝宝!猫咪喜得贵子,一夜之间丫头小子生了一地,把一向死气沉沉的办公室弄的喜气盈门。

猫咪是个“天上掉下来”的流浪猫,大概是看上了这里的园林景色,悄悄住了下来。起初,它只在院子里活动,在长廊和水榭里散步健身,到竹林和花坛上捉麻雀吃。后来发现这里的人都挺友善,中午吃饭的时候,常有人把自己套餐里的鱼肉拿给它吃,还有人特意买来猫粮喂它。它考察了一段时间后,大概觉得“这地带挺安全”,干脆登堂入室,吃喝拉撒睡全都转移到了办公室,而且心安理得地把这里当成产房,过起了太平日子。

做了母亲的猫咪,起初对在猫崽身边活动的人有着本能的戒备。后来发现人们抱抱它的孩子之后很快就送回来,便逐渐放松了警惕。慢慢地,小猫学会走路了,猫咪在哄着它们游戏之余,开始放手让它们自己活动,但是活动范围严格地控制在地毯上,只要小猫稍一离开,它就会追上去把它叼回来。地毯跟木地板的连接点,就是它心理上的安全底线。

我听老公说得有趣,便想去看看猫咪一家。吃过午餐后,猫咪开始带着孩子们午睡。一个淘气的猫崽悄悄溜到门外,猫咪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急忙追过去想把它叼回来。可是,一连几次都没成功——孩子已经长大,它叼不动了。它看着不听话的孩子很是为难,又不敢放手不管,“喵、喵”地哄了半天也没起作用,居然走到我脚下,一面扭头看一眼猫崽,一面仰起脸冲我温柔地叫起来。我以为它过来是要警告我不许动他的孩子,吓得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可是看它那低声下气的声音似乎又不象恐吓,对它的意思一时判断不清,后来经老公的同事翻译才明白,原来它是在向我求援,想要我帮它把小猫抱回到屋里去。

我想不到它还有这样的智慧,惊奇地笑了:被人豢养的时间久了,很自然地便把他们当成了靠山。

然而人类其实是靠不住的。有一天晚上,老公来电话告诉我他要加班,我在电话里听到猫咪远一声近一声地叫着,凄凉中带着几分

焦躁。我问老公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有一个同事把认养的小猫抱走了,可怜的猫咪还蒙在鼓里,心神不定地挨个屋子里里外外、桌上地下地找,喃喃自语一样地“喵喵”叫着,为孩子的失踪迷惑不解。

我听了心里一沉——可怜的小东西,它对这些让它过上了“好日子”的人太过信任了,以至于在大意之中第一次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宝贝。接下来的日子里,它的孩子被一个个地陆续抱走,它在一次又一次丢失幼子的锥心之痛中,似乎逐渐明白了离别的无奈。作为一个母亲,它已经一无所有。孩子带给它的辛劳的幸福,像焰火一样在它的生命中绚丽地一闪而过,它的一切又回到了从前——舒适和安逸背后,是彻骨的孤单。

文/阿简

◎非常记忆

结婚二三事

不知不觉,结婚已经近一个月时间了。

结婚后,明显感觉到父母对我更加依恋,我并不是远嫁,新家距离父母家不过6公里路程,开车10分钟就能到达,婚礼那天我的父母还是哭得眼睛通红,我实在不能想象,我若嫁去了先生的老家,他们该是怎样的揪心。亲戚家的姐姐嫁到了本地,新家就在父母家小区对面,婚礼前,新娘的父亲在家整整哭了三天,伤心程度简直难以名状。当时不太能够体会新娘父亲的心情,如今轮到自己出嫁的时候,各种情绪一起漫上心头。

先生家的那场婚礼前夜,我一个人在宾馆套间里住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难受,住在隔壁套间的父母和我一样几乎彻夜未睡。新嫁娘有新嫁娘的担忧,父母有父母的担忧,第二天早晨起来化妆的时候,三个人都面色憔悴,彼此心照不宣,不说穿也不询问。

婚后几天里,我的父母常常来探望我们,还要找个由头再来:安装天然气软管、安装卫星锅子、做了烫面油饼、新扯了餐桌桌布……不善言辞的父亲一天三遍问候我,吃了么?睡了吗?工作累不累?

住在新家的第一个晚上是我正式离开父母的第一天,那种牛犊离群的不适感包围着我,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一种割裂感,当我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后,就从父母尚在原生家庭里分裂出来了,我们从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从此吃不在一起,住不在一起,生命的轨迹也不在一起。

婚前最怕同父母交流感情,那时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而无所适从。婚后同样最怕同父母交流感情,尤其是要同他们分别时。

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包含了太多的东西,有我踉跄学步时的样子,我在课堂上摇头晃脑读书的样子,我高考前夕挑灯夜战的样子,我异地求学时背起行囊远去的样子,工作后拉着行李追逐梦想的样子,还有我穿着嫁衣走向另一个人的样子,并且无一例外全都是背影。

龙应台的《目送》里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到了我这里仿佛一切都倒置了,是我的父母站在小路的另一旁,看着我从转弯处渐渐消失,并且越走越快,快到他们渐渐追不上我的步伐。

面对父母我是愧疚的,因人生目标太明确而忽略了他们的许多感受。我有个亦师亦友的女同事,翻着她在端午那天发的朋友圈,她清晨五点起床给娘做的糯米凉糕和红豆甜粽糕看起来就清香四溢,她的柴米油盐的生活里全是娘留给她的跟光阴有关的故事,她说,只要心存感念,就不会有被用坏的时光。我深以为然,也突然释然。只要时时念着想,父母恩情就永不会消散,即使无法再像以前一样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的东西也会渗透进我日日都要面对的柴米油盐和生活的点滴细节中,那些是良善,是智慧,也是人生。

人生很长,过往和未来皆是经历,前半生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坎都敢过,什么关都敢闯,带着一腔孤勇赤手空拳地打拼出了一个世界。后半生有了铠甲也有了软肋,心中带着许多无法言明的情感和柔软,与我的父母、伴侣携手并进,共走这一遭人生路。文/李娜

◎生活拼盘

龙口西瓜节

七月,西瓜熟了。应准旗文联之邀到龙口采风,参加一年一度的龙口西瓜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十二人的采风团是坐中巴去的。一路上,有说有笑。车上的文友们,多数本就是龙口马棚榆树湾人。自然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多少回,怕是数不清了。对于乡村里的变化,他们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喜在眉梢的。

当我们到达会场上时,已是人山人海。四乡八村的邻里,外地的游客很多人都赶往这里。台上有文艺演出,也有西瓜展示,今天的主角是西瓜,也是为农民的劳动成果展示、助销。那一个个的大西瓜,远远超出了我们平时所见所知的重量。自然惊奇万分。展台上的瓜雕,更令人大开眼界。绿色的西瓜被一把刀雕刻成了艺术品。你不能不惊叹一个富于创造的心灵手巧的人,把惯

常所见的事物赋予了更艺术的美感,带给人的震撼。

我看见男女老少毫不扭捏地排站在桌前,一手拿着一块西瓜,一手拿着纸巾擦着嘴。不住地品评着这瓜的味道。那吃相千奇百怪,也是让看的人忍俊不禁的笑出声来。有摄影的朋友们不忘捕捉着这难得一见的瞬间。也有人走来走去,不为吃瓜,是为了会亲戚朋友。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着二三十年前的生活场景,它让我心头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温热和亲切,看见孩子们在人流里钻进钻出的小身影,我分明看见了自己儿时在大人堆里挤进挤出的模样。随着人流我走出了吃瓜的圈子。

临时搭起的蒙古包内,书法家们正在挥毫泼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这场西瓜节助阵。一幅幅现场写就的或横或竖的书法作品或挂或平展在那里,任人欣赏。还有一些名家的油画作品挂在上面展览。新朋旧友们坐在桌前一边品尝着西瓜、葡萄、玉米等应时特产,一边交流着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看法和眼下人们关注的一些话题。

站在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熟悉的感觉。儿时随母亲在田间点瓜种豆的情景浮现脑海。

常听母亲说,“耕上种上,等不上长大”。刚刚种上瓜,我们就开始盼着西瓜快快长大。一夜就长苗,再一天就长出藤蔓来,开花结果,想想就流口水。当瓜还是一个瓜蛋时,我们就开始流连瓜田了。看看,摸摸,大人说老摸它,瓜就长不大了。我们就忍着不摸了。但还是时不时地去瞅瞅,它是否长大一点了。那种急切的心情简直无以复加了。等瓜长大了一些,就又忍不住了,敲一下,听一下,再摸一下瓜蒂是否熟了。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那一刻喜悦似乎分外甘甜。这样的经历和记忆此生难忘记。

参加完西瓜节,回来的路上总觉得就这样结束此行,似乎缺少了些什么。路两边的瓜地边,都有瓜农在卖瓜。为了不虚此行。我们还是下车,到了一户老农的摊上。摊位上老汉守着西瓜,老婆婆在卖香瓜。我们的到来让老人家很高兴。看着他们身后一大片西瓜田,我们不由得赞叹起来。播种虽然辛苦,但收获总令人喜悦。那一颗颗卧伏在地里的绿皮西瓜。怎么看怎么顺眼,惹人喜爱。手中的相机手机轮番上阵,一阵狂拍。拍照只是顺便,买瓜才是重点。一人称上一袋两袋,不一会儿,大家就满载而归。

看着车窗外的庄稼地连绵不断地被抛在身后,看着那条河还在向西流去,而风儿轻轻地吹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田野里才有的清香味,我感觉到的一种回归天地本然的舒心和坦然自在。是的,我想在某一天,我还是会来的。仿佛,从来不曾离开过一样。

文/李玉荣